



十年踪迹十年心

纳兰词中的初恋痕迹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
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
泪雨霖铃终不怨。
何如薄幸锦衣郎，
比翼连枝当日愿。

——木兰花令

梅边吹笛

纳兰在词中留下的初恋痕迹，本书将一网打尽。
让我们一起驻足在纳兰内心的柔软中，轻轻地抚摸纳兰那为初恋悄然落下的清泪。

十年踪迹十年心

纳兰词中的初恋痕迹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
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
泪雨零铃终不怨。
何如薄幸锦衣郎，
比翼连枝当日愿。

——木兰花令

梅边吹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年踪迹十年心：纳兰词中的初恋痕迹 / 梅边吹笛
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8
ISBN978-7-229-05087-0

I. ①十… II. ①梅… III. ①纳兰性德（1654～1685）
—词（文学）—诗歌研究 ②纳兰性德（1654～1685）
—人物研究 IV. ①I207.23 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7810号

十年踪迹十年心：纳兰词中的初恋痕迹

SHINIAN ZONGJI SHINIAN XIN:NALANCI ZHONG DE CHULIAN HENJI
梅边吹笛 著

出版人：罗小卫
特约编辑：陶志宏 曾玉
特约编辑：陈瑞侠 陈忠涛
责任校对：杨婧
装帧设计：凌云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安徽省快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570mm×860mm 1/32 印张：7.5 字数：180千字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229-05087-0

定价：26.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女
粧
上
立
柔
腸

絲百尺長。風定却聞香。

紅在綉床。休覺玉釵驚比翼，
双双。

花綠滿塘。

南鄉子

飛絮晚悠揚。

斜日波紋遶画梁。

刺繡兒女綉上立，

柔腸。

愛看晴絲百尺長。

風定却聞香，

吹落殘紅在綉床。

休覺玉釵驚比翼，

双双。

共暖華花綠滿塘。



薄幸锦衣郎，
比翼连枝当日愿。
语里清宵半，
泪雨零铃终不怨。

木兰花令

——拟古决绝词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
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
泪雨零铃终不怨。
何如薄幸锦衣郎，
比翼连枝当日愿。

夢江尚

香腸尽，

小立恨因誰？

急雪乍翻香闌絮，

輕風吹到胆瓶梅。

心字已成灰。

夢江尚

香腸尽，

小立恨因誰？

急雪乍翻香闌絮，

輕風吹到胆瓶梅。

心字已成灰。



鹊桥仙

年来双倚，经时能拥，
窗外一眉新月。

寻思常自悔分明，

无奈却、照人清切。

一宵灯下，连朝镜里，

瘦尽十年花骨。

前期若约重相见，

怕难认、飘零人。



目录

初恋，那最深的伤口	1
一生一代一双人	5
吹落残红在绣床	12
多少怨眉愁睫	15
瘦尽十年花骨	21
谁翻乐府凄凉曲	25
几番空照魂销	30
薄衾寒凉	34
便是有情当落日	38
余寒欲透缕金衣	41
樱桃一夜花狼藉	44
可怜人掩屏山睡	48
尽教残福折书生	51
花骨冷宜香	55

青衫湿一痕	58
退粉收香情一种	62
今夜相思几许	66
若解相思	70
独自立瑶阶	74
从此簪纹灯影	77
相逢不语	81
又误心期到下弦	84
昨夜个人曾有约	88
凄凉满地红心草	92
半生已分孤眠过	95
摘花销恨旧风流	99
还剩旧时月色在潇湘	102
时节薄寒人病酒	105
曾照个人离别	109
荒鸡唱了	112
休孤密约	116





片月三星	121
总是别时情	126
夜雨做成秋	131
梦见犹难	135
为伊判得憔悴	138
割取秋潮	141
珊枕泪痕红泫	144
昨夜香衾觉梦遥	147
春欲尽纤腰如削	150
心期便隔天涯	155
满地梨花似去年	160
心已成灰	164
肠断天涯	169
一片幽情冷处浓	174
瘦断玉腰沾粉叶	177
可惜春来总萧索	183
帘外落花红小	188

空作相思字	192
银汉难通	195
今夜冷红浦溆	198
肠断黄昏	201
回廓一寸相思地	206
寻常风月	210
绣被春寒今夜	215
此情已自成追忆	219
人生若只如初见	226





初恋，那最深的伤口

隔了三百多年云烟，在一片梨花纷飞里，你听到纳兰容若心碎的声音吗？那电闪雷鸣的瞬间，那岩石撕裂的瞬间，有玉佩落地的声音，你能够听见吗？

在北京后海渌水亭那几株明开夜合的树下，低过红唇的温柔越来越远，手掌已长满荆棘。故事里的凄苦，在大片绚丽投下的阴影中，默然不动。灯火都阑珊了，你是否看见了他凄凉的身影？是否看见一朵凋谢的火焰形成某种隐喻？

纳兰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康熙王朝权臣明珠的长子，皇家禁卫军一等侍卫（少将），一生淡泊名利，善骑射、好读书、擅长于词。他的词以“真”取胜，以情写真，独步清代词坛。这位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官二代”兼“富二代”、古今伤心人，一生为情所困，三十一岁便撒手人寰，如烟花一般闪过清初的天空，留下四百多首清冷的词。

生于繁华，却尝透凄凉。这是怎样一种宿命？

初恋是人生最美好的炊烟，注定要飘渺而去。纳兰容若的初恋，就是人世间最恍惚、最美丽的错误。

在历史的风沙里，纳兰容若的初恋一直扑朔迷离。清代著名人士无名氏曾在一篇日记里记录：“纳兰眷一女，绝色也，有婚姻之约。旋此女入宫，顿成陌路。容若愁思郁结，誓必一见，了此夙因。会遭国丧，喇嘛每日应入宫啐经，容若贿通喇嘛，披袈裟，居然入宫，果得彼妹一见。而宫禁森严，竟不能通一语，怅然而出。”

但这个记载因为不属于正史，没有经过官方认可，始终被权威文化所排斥。对于纳兰容若的初恋及初恋情人，史料蹊跷地出现了空白。而各种版本在民间闪烁其词。有传言：纳兰容若有一个十分漂亮的表妹，叫雪梅，曾经寄养在他



家。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雪梅按例参选宫女，被选上，两人顿成陌路。那年，十九岁的纳兰悲痛成疾，卧床数月。病愈之后，他郁郁寡欢、深居简出。时任刑部尚书的徐乾学曾回顾当时，说纳兰容若：“闭门扫轨，萧然若寒素。客或诣者，则避匿。”

这段夭折的初恋就是纳兰容若终身不愈的暗伤。

在纳兰容若留下的词里，可以发现大量对于初恋的追忆和悲叹。这一切都指涉这样的真实：一场神魂颠倒的初恋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挫断。由此，纳兰容若陷入无尽的悲伤里，始终不能自拔。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木兰花令）当中蕴含的无奈和苦楚无法比拟。那些情感的羽毛、那些忧伤的音阶在回望中纠缠，在纳兰容若的低吟中，正流失成一缕清香。原来，原来，我们最后的结局，只是“比翼连枝当日愿”啊。

这首词，是对初恋的悲叹，读起来，有一种沉重的疼痛，久久徘徊不去。这首词也是对不能“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控诉。不过，在这种控诉当中，除了怀念，还有说不尽道不完的哀痛。而在梨花飘零的时节，初恋的花瓣静悄悄地遗落，凄婉、迷茫，唯有暗香盈袖。

落英缤纷里，那些若即若离的梨花，始终是一段黯然伤神的独白。

这些都是真的吗？考证派在康熙皇帝后宫花名册里，怎么也没有找到纳兰容若这个叫雪梅的表妹，唯有康熙大帝的惠妃与纳兰容若沾亲带故。叶赫纳喇氏惠妃是康熙皇帝宠爱的妃子，为康熙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还是皇子中的大阿哥。她与纳兰容若是没出五服的堂兄妹，而且，她是在纳兰



十五岁那年入宫的，与纳兰的生平和他的初恋词的情感流露存在时间差。整合这些条件，她与纳兰的相恋线索缺乏有力的支撑。就此，考证派一致认为，纳兰的初恋情人系宫人之说纯属于虚乌有。

在中国历史选择性忽略的记载纲领中，指涉皇族的事件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所谓的正确，是以维护皇族利益为核心内容的。在有关历史文献里，对纳兰容若无果的初恋都是肯定的，但对他的初恋对象始终讳莫如深。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在康熙大帝早期的治理生涯中，纳兰容若的父亲明珠一直被康熙所倚重，权倾朝野。生于富贵之家，纳兰容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更何况他仪表堂堂，精于骑射、长于诗词，文武双全。这种种优越的条件竟然无法捍卫一场初恋，可见拆散他们的力量是何等强大。除了皇权，还有什么是什么明珠不能战胜的？

纳兰容若的初恋情人纵然不是纳喇氏惠妃，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宫女？宫妃和宫女，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宫妃是皇帝的记名老婆，宫女是皇宫里的工作人员，侍候皇族贵人。纳兰的外公英亲王阿济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清朝著名的开国功臣，后因宫廷斗争被囚自尽。家道中落，留下的后代慢慢衰落了，纳兰母亲觉罗氏的姐妹或者嫁了一个稍有地位的包衣佐领，家庭成分低下。根据清朝的戒律，包衣的后代只能入选宫女，于是，表妹应征入宫，当上了宫女。

宫女地位卑微，被历史资料忽略合情合理。其他的问题，需要想象。

雪梅，纳兰词里呼之欲出的这个柔软的名字，一直在他心底蜗居，成为始终无法拔出的刺，无论是呼吸还是屏息都痛心疾首。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画扇？”这不是随发的阐释，而是闭合的空间诉求，纳兰在这个限度里反复哭泣，“枕函香，花径漏。依约相逢，絮语黄昏后。时节薄寒人病酒，划地梨



花，彻夜东风瘦。”（鬓云松令）他在枕函、花径、黄昏的秩序中接近语词的真相。而又在彻夜东风的骚动声里发现明天离爱情越来越遥远。这是无比痛苦的拟喻，在触手可及的世界里遭遇最渺茫的情感，所有的寄托都无所适从。

皇墙阻隔了一对恋人的未来。这是多么的无奈！诞生于寂寞，诞生在花落的天际，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遇到了令人感动的回眸，那一份刻骨铭心的美丽。可是，世事无常，深情易被雨打风吹去，除了望眼欲穿，什么也没有。纳兰只能在暗夜里谱写了一段又一段的只有自己能够听得懂的暗香心曲。

在情感的迷津里颠沛流离是纳兰词的主要特色。这个贵显公子崇尚爱情，却始终被爱情之手捉弄。初恋情人被无情拆散；相濡以沫的妻子过早夭折；情投意合的情人因身份悬殊而不被家庭接纳。幸福似乎一直与他南辕北辙。倾听他凄楚的呢喃，世界慢慢变得更加柔软、湿润。初恋，青春的第一次颤动，人生最纯净的柔情，在纳兰词发黄的书简里流连。爱情啊，多么美丽，触手可及，却始终无法把握。

夜深了，风寒露冷，一切似乎葬于月色。他站在时光的深处，像一只静候回家的鸟。寒雾滑过潮冷的青石，落在他的额头。最接近沉默的，是一阵料峭的风，或者，怀念是风中唯一的词语。



一生一代一双人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

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浆向蓝桥易乞，药成碧海难奔。

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忘贫。

——画堂春

当你老了的时候，坐在轮椅上，用空洞的眼睛张望空洞的岁月。一生忙碌，心底竟然没有一个柔软的角落存放一次回眸、一份诗情、一段悸动、一行湿漉漉的文字，无疑是一段枯燥的生涯。

让我们慢下来，梳理情感的羽毛。一群音符在回首中纠缠，忧伤的泪水，润湿一阙古典的爱情。从纳兰容若第一个颤音开始，十里红尘，青春已流失成一缕清香。低过红唇的温柔越来越远的时候，手掌已长满荆棘。故事里的凄苦，在大片绚丽投下的阴影中，默然不动。灯火都阑珊了，你是否看见了他清凉的背影？是否看见一朵凋谢的火焰形成某种隐喻？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春节，二十四岁的三等侍卫纳兰站在乾清宫门口，远远望见表妹雪梅在皇室的家宴上，在川流不息的宫妃里，楚楚动人而郁郁寡欢。傍晚时分，乾清宫丹陛左右的万寿天灯闪烁着，灯光映照在旁边对联的金字上，使幽暗的夜晚格外透亮。

此时此刻，纳兰的心里百味杂陈。除了一丝狂乱的悸动，更多的是辛酸、痛楚，还有悲愤。至高无上的皇权是无法抗衡的。纳兰痛不欲生，却又束手无策。痛苦、憋屈、愤怒和无奈交织在一起，成就了这首绝唱。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这是质问，也是抱怨，更是控诉，是对命运和皇权的痛斥。五年前，也就是康熙



十二年(公元1673)二月，纳兰顺利通过了会试（相当于全国统考），成为贡士。正准备一鼓作气拿下殿试，考取进士，敲开那扇铺往锦绣前程的大门时，他青梅竹马的表妹被选进了皇宫做了宫女。纳兰邪火攻心，引发了寒疾，卧床不起。这种因寒冷、风湿而导致的恶疾，很难彻底治愈。从此，情伤与寒疾双管齐下，如影随形地折磨他到生命的终点。

纳兰容若，满清第一公子。生于繁华，却尝透凄凉。

许多学者经过认真负责的考究，认为纳兰初恋情人雪梅入宫一事纯属子虚乌有。他们在清代康熙皇帝有记载的嫔妃的身世里苦苦寻觅，查找与纳兰有户籍关系的嫔妃，查来查去，查到纳喇氏惠儿与纳兰有亲戚关系，有人说是堂姑，有人说是堂姐，半天没有扯清楚。真实的情况是：惠妃是叶赫部末代首领金台石长子德尔格勒的孙女，纳兰是他另外一个儿子尼雅汉的孙子，他们是第三代旁系血亲，也就是堂兄妹。

史料记载，纳喇氏初封庶妃，康熙九年生了皇子承庆，照这个记录推算，她至少在康熙八年就进了宫，而这年，纳兰才十五岁，虽然同属一个曾祖父，当时，惠儿的父亲不比纳兰的父亲明珠混得差，也就没有寄养在明珠家的可能，就算走走亲戚，也不可能像纳兰词描绘的那般经常在夜里幽会。种种资料表明，纳兰的初恋情人不可能是惠儿。

这个推断我同意。让我纳闷儿的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皇妃们，纳兰初恋的蛛丝马迹为什么不能闪现在宫女的背影里？

宫妃和宫女，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宫妃是皇帝的记名老婆，宫女是皇宫里的工作人员，侍候皇帝、皇后、嫔妃、公主、阿哥等人。上层的为宫中女官，下层的为普通奴仆。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清朝将秀女和宫女分开。



秀女是八旗官员的女儿，可以选为妃嫔或指配给宗室王公大臣的子弟；宫女是内务府包衣佐领们家的女儿，地位较低，供内廷役使。

纳兰的母亲觉罗氏是英亲王阿济格的女儿。阿济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清朝著名的开国功臣，后来因皇室内部斗争被囚自尽。留下的后代慢慢衰败了，有亲戚投靠正在崛起的明珠也很正常。

纳兰的表妹就是这样出现的。家道中落的觉罗氏的姐妹嫁了一个稍有地位的包衣佐领，地位也许有了，但家庭成分低。

包衣，是满语奴才的意思，是满族的战争俘虏、罪犯、负债者这些群体，为上层统治阶级贵族所占有。清朝入主中原后，包衣有因战功等而置身于显贵的，但对其主子仍然保留其奴才身份。包衣的后代只能入选宫女。

于是，纳兰有表妹去当宫女就完全有可能。宫女地位卑微，被历史资料忽略合情合理。其他的问题，需要读者自己去想象发挥了。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明明天造地设一双人，偏要劳燕分飞，两处黯然神伤。为什么相亲相爱的人不能共同厮守在一起，恩爱一生？这样的句子，不需要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推敲，完全是脱口而出、素面朝天。这是化用唐朝诗人骆宾王《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诗中成句：“相怜相念倍相亲，一生一代一双人”，但表达的是截然不同的意义，骆宾王赞誉一段旷世之恋，纳兰痛诉一对天生恋人被命运拆散。

唐朝武则天时代，阴盛阳衰，在女皇帝武媚娘和太平公主以身作则下，世风更为奔放，男欢女爱，百无禁忌，道观也成了的一方乐土。长安有个道观，一个年轻貌美的女道士王灵妃毫无悬念地爱上了富有才华的道士李荣，两人经常幽会，缔结鱼水之欢。后来李荣玄宗游蜀中，守在道观的王灵妃苦苦思念，正好青年作家



骆宾王到此一游，她就请他代笔，表述自己对李荣的无限相思。骆宾王才思敏捷，挥笔写下了这首洋洋洒洒的诗。诗很长，复制过来浪费空间，反正知道纳兰这著名的词句是借化骆宾王的就成了。

爱情多么美好，那些情感的碰撞、那些缠绵、那些眼底跳跃的渴望、那一低头的温柔、那像两个忐忑的动词纠缠不休的甜蜜，让多少人沉湎其中，又念念难忘。而人生无数的痛，就因这样的甜蜜被无情的力量硬生生中断。

纳兰把一种优美推向悲痛的境地，在强烈的落差里，给人一种心口被子弹击中的痛。“一生一代一双人”后，仅仅加了一句“争教两处销魂”，意义突变，使词语显示出悖谬，张扬出跌宕起伏的情感波折。“天为谁春？”是生命、情感、灵魂的维权意识觉醒。在对骆宾王的诗句进行了深加工之后，词意在逆转过程中提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就技术层面上来说，这首《画堂春》的上片用词爽朗、意出不凡。但下片接连用典，显得生涩了。词一般以频繁用典为大忌，小令更是如此，这是通例。我想，恐怕是因为涉及到与皇帝争风吃醋的这种百年难遇的事件，得掩饰一些。

“浆向蓝桥易乞”为倒装句，实际上是“向蓝桥乞浆易”，意思是，到蓝桥求一碗稀饭容易，与下面的“药成碧海难奔”形成对偶，一句一典。

“浆向蓝桥”这个典故出自唐代裴铏所作小说《传奇·裴航》。传说唐朝秀才裴航因科考落榜，到荆楚一带游玩散心。老朋友崔相国热情接待了他，一尽地主之谊，离开时，还送了他二十万铜钱作为路费。二十万铜钱在唐朝不是一笔小数目，可以买二十万斤大米，差不多可以装两个火车皮。那时候，还没有纸币、银票什么的，裴航挑着铜钱，买了船票登船回家。同船的有一个贵妇樊夫人，雍容华贵、美艳逼人。手头有了这么一大笔钱财，裴秀才腰杆子笔挺笔挺